

●中国养植文化

●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

草木虫鱼

邓云乡●著

生活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。
生活文化化，文化生活化，
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本
从书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，本
为现代读者提供美化生活的
借鉴。



中国养植文化

邓云乡·著

草木虫鱼

●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沪新登字 109 号

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

草木虫鱼

——中国养植文化

邓云乡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插页 4 印张 8 字数 126,000

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

ISBN 7-5325-1021-2

G·26 定价：3.40 元

DJS2/20

出版说明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对衣食住行、游艺交际的要求，再也不满足于简单的生活需求。丰富生活，美化生活，是社会各界的普遍愿望；但是怎样丰富，如何美化却颇费斟酌。这不仅是一个经济能力的问题，也是一种“文化”现象，而文化必有民族的传统、民族的心理，表现为一种内在的韵趣。《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》的编写目的，就是向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，介绍中国古代、近代生活的情状；从文化角度，对生活习惯、方式作审视，分辨雅俗；从而使读者对民族传统、心理有一个大体而生动的印象，潜移默化，提高生活情趣。总之，丛书将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，尽可能地使你的生活更美一点、雅一点、趣味更高尚一点，提供借鉴。

这次推出的是丛书第一辑，凡十种，包括：

- ① 礼义之邦——中国交际文化
- ② 衣冠古国——中国服饰文化
- ③ 醉乡日月——中国酒文化
- ④ 玉泉清茗——中国茶文化

- ⑤ 美食寻趣——中国馔食文化
- ⑥ 文房四宝——中国书具文化
- ⑦ 草木虫鱼——中国养植文化
- ⑧ 居室雅趣——中国装饰文化
- ⑨ 山情水韵——中国游览文化
- ⑩ 棋声局影——中国博奕文化

有关中国生活文化的书籍过去虽偶亦有之，但集中地从多种角度作介绍的丛书还是首次推出；不仅如此，编者还认真研究了有关书籍的利弊得失，为丛书制定了面目一新的体例。

丛书充分注意到知识性、民族性与实用性、开放性的结合。考虑到现代人的审美观念，开放的时代特点，各书虽以介绍中国古、近代生活文化精髓为主，却又纵横古今，驰骋中外，或随处引发，或专节漫谈，以帮助读者思考：如何在生活中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，有机地吸取域外文化的营养，而避免东施效颦的遗憾。

丛书聘请既有专门研究，又文笔流美的学者为作者，充分重视中等文化水平读者的阅读习惯，以短小轻灵、深入浅出为编写原则，每书三、四十节，每节一个专题，若干小节汇成一个单元，一书八至十万字，以生动活泼的杂谈漫话形式，介绍各类生活文化的概况与韵味，往往将起源、流变、器具、仪节、人物故事、优秀诗词、流派风格、古今中

外比较，穿插在一起谈，文笔跌宕起伏，触处生趣。它不是博大精深的专门文化史，却融会了专史的精要；它虽是单篇的生动漫谈，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。它融合了专史与杂谈的长处，使读者能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，提高修养。

各书卷首配有铜版彩图四面，书中穿插精美线图三十幅左右，图文并茂，相得益彰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991年2月



前　　言

说起“草木虫鱼”，首先就想起了《骆驼草》，前不久买了一本影印的《骆驼草》合订本。这已是整整六十年前的刊物了，好在是影印本，还如看到当年的刊物一样，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；虽然当此刊物出版时，我还只是一个刚刚要上学读书的孩子，但毕竟它的出世晚于我，也算是我经历过的事了。

在此合订本的 178 页上，刊有一篇岂明写的《草木虫鱼小引》，这是他所写《专斋随笔》的第六篇。文章开头先引明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的话，然后从“世间无一可食，亦无一可言”二语，发挥开

来，阐述写文章的道理。结尾处归结云：

——话虽如此，文章还是可以写，想写，关键只在这一点，即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，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，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，认真去写一篇文章，却也未始不可，到那时候，或者可以说世间无一不可言，也很可以罢。只怕此事亦大难，还须得试试来看，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，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，或是不好说，只可选择一下再说，现在便姑择定了“草木虫鱼”，为什么呢？第一这是我所喜欢，第二他们也是生物，与我们很有关系，但又到底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，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。

十九年旧中秋。

中国文人照例是小题大作的，香草美人都要联系到国家大事，《红楼梦》中吃完螃蟹，宝钗姑娘写有一首意存讽刺的诗，别人还称赞道：“这些小题目，原要寓大意思，才算是大才。”由于有这样的传统，所以写的人、读的人有时都变成神经质的人了，明明是普普通通一草一木，却要把它拟人化一番，要写出微言大义来。如果有那位说草就是草，说木就是木，并没有指桑骂槐，这样看的人就感到不满足，在字里行间，还想找出点这个或那个

来，或者说好，或者说坏，比如《诗经》“关雎鸠”的诗篇，一定要被解释作“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，此纲纪之首，王化之端也”。反正原来编这首诗歌的人不知是谁，况且又是死了几千年的古人，死无对证，如何解释，也没有人分辩了。因为是“经”，就要说的特别好些，引申而又引申，那样任何说到草木虫鱼的具体文字，都可以辗转引申成为至高无上的称颂；或者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延展，变成大逆不道的诅咒了。

岂明说“草木虫鱼”，原因第一、第二之间，看似“好说”、“想说”，实际也不尽然。原因之一是“我所喜欢”，这就大成问题，别的不喜欢，为什么单喜欢“草木虫鱼”呢？从传统的观点来评价，一顶“玩物丧志”的帽子便可轻轻地扣到头上。从新的伟大的观点来评价，最轻的评语也可以说是“无聊”、“落后”。如用最新的“经济效益”的观点看，草木虫鱼如能赚钞票，便可欢喜；如不能赚钞票，欢喜这些就是寿头，那是一切以钞票为准星的标准。因此岂明认为草木虫鱼可说的第一原因并不一定能成立，或者还待商榷。

第二原因他说草木虫鱼是生物，又是异类，既与人类有关系，却又因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这些说法如仔细思量，却有时也觉得难说。苏东坡《赤壁赋》说：“宇宙之内，物各有主，惟江上之清

风，与山间之明月……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……”这样就似乎告诉我们，草木虫鱼等等，也是各有其主的。所谓“打狗还要看主人”，“异类”纵然可让你随便说它，那这些“异类”的主人也不见得让你随便乱说。当然也还有更多的无主的“草木虫鱼”，似乎可以随便说说，但能说的、说得来的、想说的、有兴趣说的，实际也并不多。视野有限，不能周游天下，也不能像神农氏那样尝百草，无法活到银杏树般的寿命，无法变成蚯蚓钻进泥土中，无法潜入海底与鲨鱼交朋友，无法像庄周那样化为蝴蝶，无法像跳蚤那样一跳超过自身高度几百倍……自视为万物之灵的人，比之草木虫鱼之同为生物，究竟高明多少呢？万物之灵的人，对草木虫鱼知道又有多少呢？既不高明又无知，这样来讲说草木虫鱼，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？

有人说：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”似乎人有感情，比草木高明得多。其实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草木似乎更守信义、有生机、顺自然，这似乎是更高超的感情。自然它不会有尔虞我诈、种种骗人欺人的伎俩。

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蒙庄虽然用“子非我，又安知我不知鱼之乐”驳倒惠施，实际也似乎是在玩弄诡辩哲学，他是否真知鱼，则大成问题。当一

一条泼刺刺的活鱼被从水里钓上来，放在砧板上，开膛破肚刮鳞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放入滚开的油锅，这时他只闻着香，馋涎欲滴了……哪里还会想到鱼乐呢？河南馆子，爱以“梁园酒家”命名，名菜是糖醋瓦块，正是蒙庄的家乡菜，难道庄子不吃鱼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正像口头上说“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”的孟轲一样，同样是假正经。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”他连熊掌都能吃，何况鱼和红烧牛肉呢？所以庄子、孟子以及其他圣人、凡人都一样。从“草木虫鱼”的立场来看人，那太可怕了，太残忍了，他们笑嘻嘻地就把草锄了、割了；木砍了、锯了；虫灭了、除了；鱼杀了，烹了……用岂明前面的话道：“但又到底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”这话明称“异类”，便生杀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想想多么可怕呢！如只想着冲淡的散文是多么和平典雅，那就忽略了另一面了。当然，我这里不是针对岂明而加以批判，只是借他的话来说明一点世情而已。

如上所云：难道真像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所引白石生辟穀嘿坐时回答别人提问时所说的那样吗？“世间无一可食，亦无一可言”，既无一可言，为什么还回答人两句话呢？“花如解语诚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”或者说：一言不发才是最可爱的。

但鲁迅又说过：最大的轻蔑是无言。因而一言不发的人，如遇到鲁迅，那就要恼怒你是对他轻蔑了……这又要学会说天气哈哈，或跟着喊打倒以及三呼万岁等等。俗语说：“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”看来人注定是要受“口”——这个不可少的五官之一之累的。奈何！奈何！

世界上哑人毕竟是极少数，大多数人父母给了他一张“口”，是既能吃饭，又会说话的。“少说话、多磕头”的教训是要牢牢铭记在心的。不过“少说”，并不等于不说，说还是要说的。只不过不要认真，要讲求一点处世的艺术，讲求一点语言的艺术，这样就要注意一下该讲什么，不该讲什么，讲什么有意思，而又比较少麻烦，说来说去，又回到“草木虫鱼”上来了。

草木虫鱼可说乎？曰可说，不过也要有几个条件。比如说：草木虫鱼的范围那么大，联系那么广，知识有限，见闻有限，又如何能说得广、说得全、说得深，这也只能就有所知者说之，就有趣者说之，尽量就不会惹麻烦者说之……这样一限制，实际能说的也就不多了。

先此声明，以免贻笑于读者，是为“小引”。



目 录

出版说明.....	1
前 言.....	1
草木虫鱼知识.....	1
话 兰.....	6
荷与莲.....	13
菊有黄花.....	19
寒 梅.....	24
海 球.....	30
牵牛·凤仙.....	36
芍 药.....	41

杜 丹	46
茉 莉	52
桂 花 桂 树	57
毒 草	61
罂 粟	66
菸 草	73
水 烟 · 纸 烟	78
竹	83
树 之 以 柔	89
梧 桐	94
银 杏 王	101
白 果 树 故 事	106
古 槐	111
槐 阴 文 化	116
故 园 草 木 (一)	121
故 园 草 木 (二)	126
寒 窗 花 草	131
蟋 蟀	137
斗 蟑 蟑 · 听 蝙 蝠	142
虫 趣 话 蜗 牛	148
萤 火 虫	153
蝉 与 蛙 声	157
苍 蝇 (一)	163
苍 蝇 (二)	167

虱子(之一).....	172
虱子(之二).....	176
龟寿.....	181
蝙蝠.....	186
鸚鵡.....	193
燕子·麻雀.....	199
小金鱼.....	205
鱼之乐.....	209
种鱼术.....	215
弄虫蚁(上).....	224
弄虫蚁(下).....	229
草木虫鱼文献.....	233
后记.....	239



草木虫鱼知识

韩愈诗云：“《尔雅》注虫鱼，定非磊落人。”诗题很长，在此不必全引，只是这两句话，就似乎已看出这位文起八代之衰，以“圣人”自命的韩文公的思想状态。中国传统儒家思想，总觉得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应以经邦济世为主的，总是与政治分不开的，最高的理想是王佐之才，澄清天下之志，舍此之外，似乎再无学问。扬雄所谓“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”，连一些才子自命不凡的诗词歌赋都认为是“雕虫小技”，况等而下之为草木虫鱼作注释者乎？不过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圣贤之志，以及大量表面讲圣道、胸怀窃国志的“英雄”们的口

头禅。而并非凡人所能想象的。一般凡人，靠自己双手做工种田，或手脑并用，爬格子乞讨稿费的人的想法则是另一种的，说的更具体些，就是更接近生活，更实际一些，也就更有情趣些。

生活是以物质为基础的，物质是自然界给予的，又是在生活中通过智慧和劳动创造的，没有自然界的给予，不可能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；没有智慧和劳动的创造，人类也不能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，只能像动物一样向自然界获得赖以生存的原始物质。所以细想想，人类的学问，还是从最早认识自然一草一木开始的。因而草木虫鱼本身就是很重要复杂的学问。等到圣人们讲仁政、霸道等等大学问的时候，自然远在初步认识草木虫鱼之后了。

不过中国圣人讲大学问，却也有其独特的特征，就是不讲上帝，不讲神灵，而只讲人，或者说只讲圣人。比如说火，首先想到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，这是《韩非子》中记载的；他是王天下的圣人。其次是祝融、阑伯，被人尊为“火祖”，享祀南岳，是《汉书·五行志》记载的，至于说所谓“火神”，这是因崇拜火神的波斯索罗亚斯德教的传入而流行开的，这是唐朝的事，远在燧人氏和祝融、阑伯等“火祖”之后了。至于那位偷窃上帝火种给予人间的天使，那是出于希腊神话上的外国故事，